

(四) 集說小國俄代近

種七十七第庫文方東

(四) 集說小國俄代近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東方文庫）中國改造問題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捉迷藏.....梭羅古勃著(一)

芳名.....梭羅古勃著(二)

飛翼.....梭羅古勃著(三)

獸的先導.....梭羅古勃著(四)

帶王冠的婦人.....梭羅古勃著(五)

那怎麼樣呢？.....梭羅古勃著(六)

三堆口沫.....梭羅古勃著(七)

平等.....梭羅古勃著(八)

村之光榮.....高爾基著(九)

消極抵抗.....高爾基著(一〇)

哲學教授.....高爾基著(一一)

詩人.....高爾基著(一二)

作家傳略(附錄).....(一三)

捉迷藏

梭羅古勃
撰
譯著

一

在養雷萊喜卡的育兒室裏的東西，都是光潔悅目的。雷萊喜卡甜蜜的聲音使她的母親心愛非常。她是個可喜的小孩子。她的母親一定以為要另外找這樣好的小孩子是沒有了，不但是從來沒有，就是將來也不會有。雷萊喜卡的兩隻眼睛又黑又大，她的兩頰是薔薇色的，還有她的嘴唇好像專為發笑和給人接吻而生的。但是她的母親並非因這樣的好看才去愛她。她母親只有這個小孩子，所以她一舉一動都能夠迷住她的母親。把雷萊喜卡抱在膝上，而且撫摩她，覺得這小

女孩在她懷中，——一隻活潑依人的小鳥，這是她最有福氣的事情。

實在說起來，水賴非瑪也只有在育兒室裏是快樂的。她對她的丈夫倒覺得冷淡。

這也許是她丈夫自己喜歡冷淡的緣故——他喜歡喝冷水，吸冷空氣。他常常用一種冷笑，就是他走過的地方，也好像有一股冷森森的風吹過似的。

毛特斯多和水賴非瑪結婚，預先並沒有什麼愛情，什麼籌畫，不過是一樁當然的事罷了。一個是三十五歲的男子，一個是二十五歲的女子；兩個人門第相同，而且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一個適要找妻，一個適要找夫。兩人碰攏來，因此就發生契約上的關係了。

在水賴非瑪看來，好像她和她的未婚夫已經有了愛情似的，而且這樁事就能夠使她快樂。他生得一表人材，兩隻褐色的眼睛奕奕有光，表示一種尊嚴的態度，很有選做新郎的資格。

新娘也生得不錯；她姿態苗條，黑睛黑髮，看去好像是怯生生的，但爲人卻極穩警。毛特斯多並不貪她的裝奩，不過曉得他的妻有錢也是他所喜歡的罷了，他本是閥閱之家，他的妻也出身望族。這等事在適當的機會，是很有用的。毛特斯多得到了這個機會，既不過於急遽，使得人家妒忌他，也不過於遲緩，使得他去妒忌人家。什麼事都是很得法，很湊巧的。

他們倆結婚之後，毛特斯多對他的妻，並沒有半點兒錯處。但是到了她的妻將要產小孩子的時候，他卻流露出愛情淡薄的樣子來了。水賴菲瑪雖然察出這樣的情跡，暗暗地起了驚駭，却也不十分感傷；她只專心去預備生小孩子，旁的事情什麼都丟開了。

一個女孩子是產出來了；水賴菲瑪把全副精神都交給這女孩子身上。起初的時候，她顯出非常得意的模樣，詳詳細細的把雷萊喜卡的怎樣可告訴她的丈夫。但是不久，她就看出毛特斯多聽雖勉強聽着，却一些兒沒有興趣。因此水賴菲

瑪和他也一天不似一天的疏遠起來了。她愛她的女孩子，好像一般婦人欺瞞她們的丈夫去結識少年情夫一樣，用情真摯得很。

雷萊喜卡喊着說：『媽呀，玩玩 *Piastki*（捉迷藏）罷。』她把 *r* 讀做 *i*，所以這字的聲音變成 *Piastki* 了。

這種呀呀學語的話兒，常常使水賴菲瑪聽了，發出一種心裏愛到極點的微笑來。那時雷萊喜卡就拔開她白皙的小腿向地氈上跑去，躲在她牀的旁邊的韓帳裏了。

『諦諦，媽媽！』她夾着笑聲喊起來，一面眯着她乖巧的眼睛不時向外而偷看。她母親故意的東張西望，裝着不看見的樣子，口裏還說：『我的小寶貝在什麼地方？』

雷萊喜卡在藏躲的地方聽到這話，就格格地笑起來。那時她稍微走了些出來，她的母親好像突然間看見了她似的，連忙捉住她的手臂，很開心地喊道：『她在

這裏我的雷萊喜卡！

雷萊喜卡歡笑了許多時候，她的頭緊緊地靠着她母親的雙膝，她的臉兒却埋在她母親兩隻雪白的手裏。她母親的眼兒也露出樂不可支的神情。

雷萊喜卡停着笑聲說道：『媽呀，現在你去躲着罷。』她母親走去躲着了。那時雷萊喜卡別轉頭就走，好像一看也不看，却不時的朝轉臉兒偷瞧。她的母親躲在衣櫥後面喊道：『諦諦，小寶貝！』

她在房裏團團地跑了一轉，尋來找去的，好像她的母親找她時候的樣兒。假作沒有找到——實在她早已知道她母親躲着的地方了。

她問道：『我的媽在那裏呀？』她從這屋角跑到那屋角，又從那屋角跑到這屋角，嘴裏還不住的嚷着：『她不是在這裏，她不是在這裏。』

她的母親屏着呼吸，將頭緊緊地貼住牆壁，頭髮也擦得亂蓬蓬的，她紅色的嘴唇，含着笑容，顯出很快活的樣子。

乳母佛陀舍亞是一個性子很好，相貌也頗好看的婦人，不過略帶着些蠢笨罷了。她對着她的女主人，微微的笑了笑；好像說這種貴婦人的怪脾氣，是用不着她反對的。她自己想道：『這個做娘的自己，也好像一個小孩子——看她怎樣的高興呵！』

雷萊喜卡漸漸走近她母親藏躲的一隻角裏了。她母親把全副精神都用在這有趣的遊戲裏面；她的心很快的跳個不住，身體貼住牆壁格外緊密，頭髮也更加紊亂。雷萊喜卡忽然注目到她母親所躲的地方，立刻就歡呼起來。

『我已經找到了！』她大聲的喊起來；她錯讀的聲音又使她的母親快樂得了不得。

她牽着她母親到房子當中，她們又快活又好笑；雷萊喜卡仍舊把她的頭抵住母親的雙膝，而且不斷的說她含糊不清的小孩子話，又好聽，又粗拙。

在這時候，毛特斯多踱到育兒室裏來了。他從那半掩的門兒，把屋子裏面的笑

聲，歡呼聲，戲謔聲，都聽到了。他進了育兒室，冷冷的笑了；笑他打扮得很齊整，張着眼睛向四面望了一下，好像一股冷森森的空气佈滿他身體的週圍。活潑潑地遊戲，他的冷氣一射就擾亂了，就是佛陀舍亞一會兒看看她的女主人，一會兒看看自己，也覺得有些慚愧。水賴菲瑪就靜悄悄地現出冷淡模樣——這模樣立刻就傳到這小女孩的身上，斂着笑容，一聲不響的向着她父親出神。

毛特斯多是很喜歡到育兒室來的，因為這室裏的東西佈置得很好看；這都是水賴菲瑪親手佈置起來的，她的意思，要使她的女孩子，從幼年時候起，所接觸的都是些最可愛的東西。連水賴菲瑪自己也打扮得很雅緻；這也爲的是同一目的。但是有一件事，毛特斯多頗不愜意，就是爲他的妻常常在這育兒室裏。

他含着似譏諷似勉強的微笑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曉得我可以在這裏找到你的。』

他們大家離開了育兒室。毛特斯多跟在她妻的後面出了門，忽然有意無意的

說道：「你難道想不到設使這女孩子沒有你去伴她，格外要安適嗎？真的呢，你想看，小孩子應當覺悟她自己的個性呵。」

這幾句話，是他因為水賴菲瑪眼不轉睛的顯出煩亂樣兒說的。

水賴菲瑪說道：「他究竟還小哩。」

「無論如何，這不過是我的私意，我並不固執的。這裏是你的領土。」

「待我再想想看。」她回答她丈夫這幾句話的時候，也像她的丈夫說話的模樣，含着又冷淡又和藹的微笑。

此後他們就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二

這天夜裏，乳母佛陀舍亞坐在廚房裏，對一個沉默的女傭達來亞和一個健談的廚司埃格西亞議論她們年輕的女主人，而且說這小孩子怎樣的歡喜和她母

見在迷藏，——

『他躲着池內的小臉兒，喊着說「讀書」！』

佛陀舍亞又笑瞇瞇地加說一句道：『還有女主人自己，也好像一個小孩子哩。』
埃格西亞聽了，搖了一搖頭，好像她能知預兆似的，當時她的臉兒就變成嚴重可怕了。

『女主人做的，好呀，那是一件事情；但是年輕的婦人去做，那就壞了。』

佛陀舍亞奇怪起來問道：『爲什麼？』

這種驚奇的表示，立刻使佛陀舍亞的臉兒變色。

『是呀，那就壞了，壞得可怕呵！』埃格西亞又顯出呆若木雞的樣子，深信不疑的接連說了幾句。

『真的？』佛陀舍亞說，她臉上那種又可笑又奇特的表示，格外來得認真了。

埃格西亞向廚房門口看了一下，很神祕的低聲說道：『她要躲藏了，躲藏了，躲藏開去了。』

佛陀舍亞怕起來喊道：『你說什麼？』

埃格西亞仍舊很堅決很神祕的說道：『我所說的是確實的呀，記着我的話，這是最可靠的預兆呢。』

這老婦人利時間發現了這個預兆，她自己就得意的非凡。

三

雷萊喜卡睡着了，她母親坐在自己房裏，想她的女孩子怎樣的快樂，怎樣的嬌小。在她的心中，雷萊喜卡起初是個很可愛的幼女孩，隨後又成了一個已經長成的美女子，隨後又是個玲瓏活潑的小姑娘；想到末了，仍舊是她媽媽的小雷萊喜卡。

水賴菲瑪幾乎沒有知道佛陀舍亞已經立在她的面前。那時佛陀舍亞現出一副蒼老的面貌。『奶奶，奶奶。』她俯首印額聲說。

水賴非瑪突然的跳了起來。佛陀舍亞的臉兒更加使她着急。

她連忙問道：『什麼事，佛陀舍亞，是不是雷萊喜卡有什麼不好？』

『奶奶，不是的，雷萊喜卡是睡着了，上帝保護她！不過我要告訴你的——你常常要躲藏自己——那是不好的呀。』佛陀舍亞一面說，一面搖着她的手去安慰女主人，而且請她坐下來。

她說了後，目不轉睛的看着她的女主人，現出很驚怕的樣兒。

水賴非瑪被她弄得又糊塗，又心焦，又恐懼的問道：『為什麼不好？』

佛陀舍亞很堅決的說道：『我不能告訴你怎樣的不好。』

水賴非瑪厲聲說道：『請你不要說夢話罷，我一些不懂你所說的話。』

佛陀舍亞有些惶愧的模樣，含糊回答道：『奶奶，你想想看，這是一種預兆呀。』

水賴非瑪說道：『胡說！』

這種預兆是什麼，這當中主着什麼吉凶，她雖然不願意聽下去，但是悲苦和憂

怖的念頭已經鑽入她的心坎了，她想到這種荒唐話能夠擾亂她心中的愛物，能夠使得她深感不安，自己也覺得慚愧。

佛陀舍亞接續的含着悲聲說道：『我當然知道上等人是不相信預兆的，但是這是一個凶兆呀，奶奶，這年幼的女孩要躲藏，躲藏……』

她說到這句話，眼淚就淌了出來，索性嗚嗚咽咽地哭着道：『她躲藏，躲藏，躲藏開去了，天仙化人似的小靈魂兒，在一所潮溼的墓道裏。』她一頭哭，一頭用衣襟拭她的眼淚，抹她的鼻涕。

水賴非瑪嚴重的低聲問道：『這種話什麼人對你說的？』

佛陀舍亞回答道：『奶奶，埃西格亞對我如此說的。這是她知道的。』

水賴非瑪厲聲說道：『曉得這麼胡說！請你再不要把這種話來對我講。你出去罷。』她說的時候很有些憤怒，好像要想鎮定她自己心中的焦急。

佛陀舍亞垂頭喪氣地離開她的女主人走了。

水賴菲瑪想把她恐防雷萊喜卡要死的那種寒心可怕的念頭遏制下去，自言自語道：『這麼胡說好像雷萊喜卡會死！』她回頭想了想，以為婦女的迷信預兆，實在是沒有知識的緣故。她很明白小孩子游戲的事情，和壽命長短是沒有關係的。這天的夜裏，她竭力把持心思，想念到旁的事情上去，但是她的心思偏偏不知不覺要轉念到雷萊喜卡喜歡躲藏她自己的一件事情上。

當那雷萊喜卡還年紀很小，不甚辨得出那個是她生母，那個是他乳母的時候，她坐在她乳母的臂膀上，常常突然間做出乖巧的樣兒，把她的笑臉埋在乳母的肩膀底下；那時她重新仰起頭來，向外很頑皮的張望一下。

到了後來，每逢女主人不在育兒室裏，佛陀舍亞就教雷萊喜卡躲着身子玩；她母親走進來，看見這小孩子躲在那裏很好看，於是她自己也和她的幼女玩起捉迷藏來了。